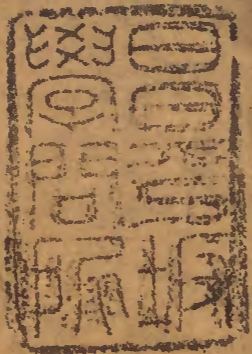


朱子語類

七十三之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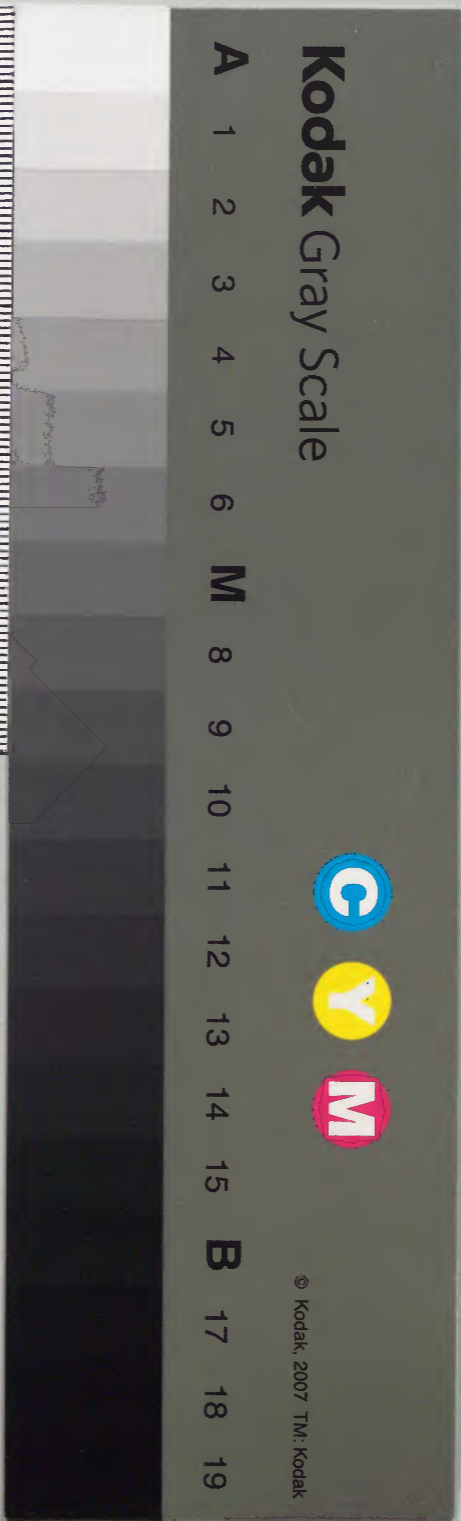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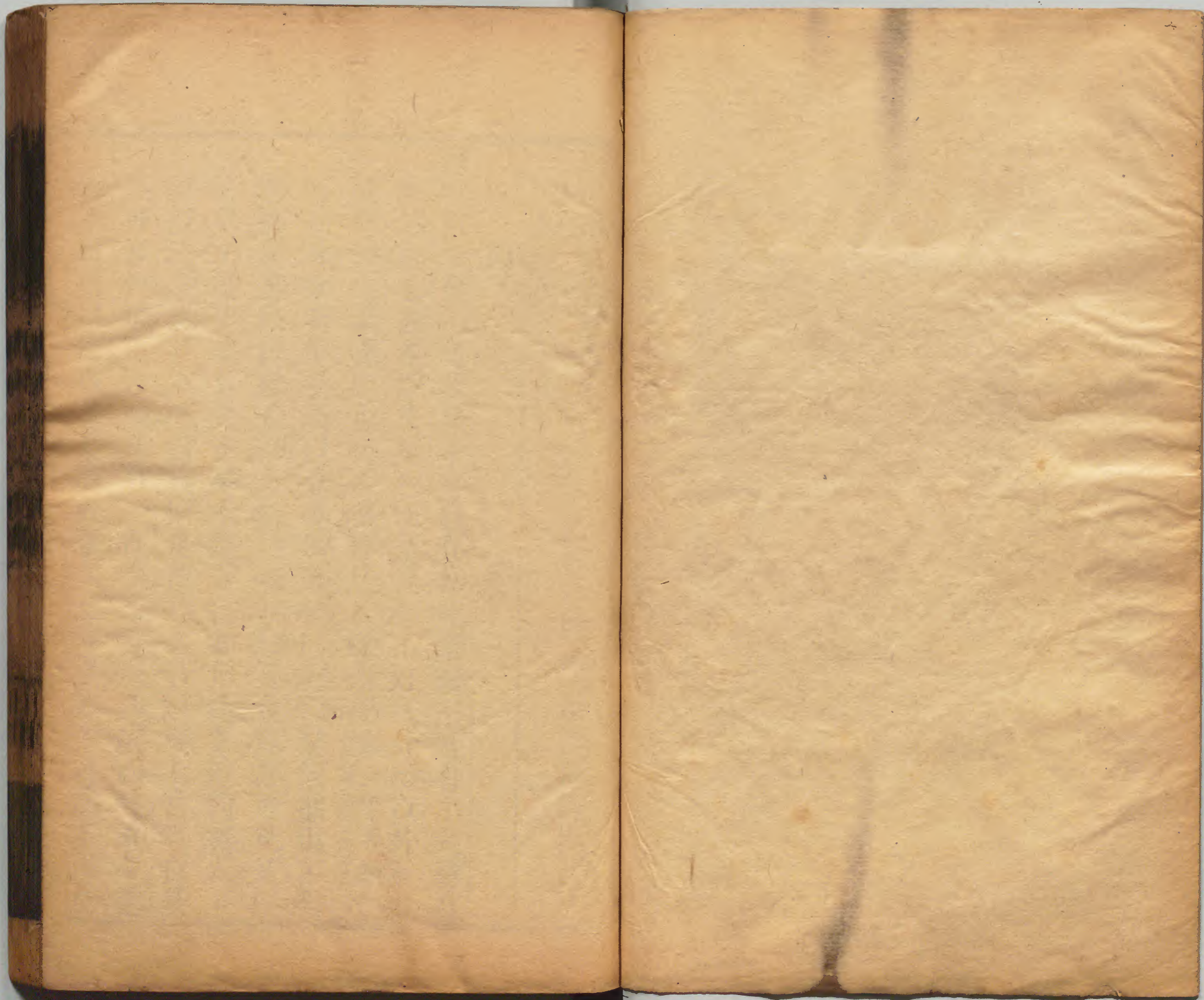
庫文閣內			
五	六		漢
函	〇		書
一	三	一	
五	〇	七	
架	冊	號	類

漢書門			
		六	
		〇	
		一	
		七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6017	
冊數	30 ( 17 )		
函號	298	251	

不許帶出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三

易九

困

淺草文庫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

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

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剝。否。睽。皆是不好卦。林錄云。却不好

有剝卦。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困卦。林云。雖是是箇進退不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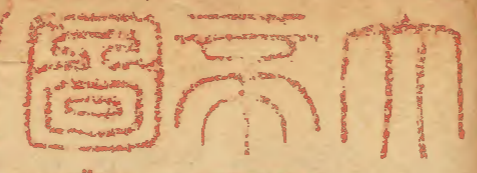
窮極底卦。所以難曉。林錄云。所以卦辭其大意亦可見。又曰。

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與人卜

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

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岐道理。處

置不得。所以用占。若是放火殺人。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三

去占。又如做官。贓污邪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備。學履錄略。

不失其所亨。這句自是說得好。淵。

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

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都不管生死。不

顧身命。猶言致死生於度外也。備。池本云。澤無水。困君子

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送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事若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問。譬困於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譬在

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應。不能庇

他。如何。曰。恐說譬字不去。學履。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饜飫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

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

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

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饜飫

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在。學履。

問。朱紱方來。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

應之。詩。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

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某之精力。只

推得到這裏。淵。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無應而心

專一底意思。學履。

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之說。淵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爲妻。淵

井

井象只取兵人之義。不取木義。淵

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淵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汔至作一句。亦未繙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學履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爲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杪。這便是井。

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枯槁之類。曰亦恐是如此。又云禾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裏而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淵

用之問木上有水井。曰與。次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上

來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之木。沉在水底。則木上

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直至樹

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

葉尾皆有水。池本作皆。如珠顆。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

池本云。或云嘗見野老說。羊葉尾每早亦含水珠。須日出。照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爲物所挨。落則芋實。焦枯無味。或生

蟲。此亦菖蒲潮水之類。爾曰然。問如此。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

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來。給人之食。

故取象如此。用之又問。程子汲水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

有水。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

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倘。學履同而略。又注云。後親

面漲得水。來這箇話。是別人說。不是義理。如此。淵  
鮒程沙隨以爲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淵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

說汲井。淵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淵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淵

革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變韻而

叶之爾。學履

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說應天順人。非也。佐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則水滅

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中有火則二

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忘地。學履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益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

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

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年年

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

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

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底

道理。淵

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復。故聖人治曆明時。向林艾軒嘗

言聖人於革著治曆者。蓋曆必有差。須時改革。方得。此不然。

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

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曆數微眇。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溢

則必後天稍闕。則必先天下未子而子。未午而午。淵

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

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便說淵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  
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  
不是三人來說淵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蓋事有新故  
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  
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  
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學履

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向其占說淵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  
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  
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

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

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箇裏破補這一些如世人些

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

只是鋼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或曰孟子說得恁地想見做

出來應是新人耳目曰想亦只是從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起

看他三四次只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意思

孟子都無這便是氣籠處又曰未見得做得與做不得只說

著教人歡喜胡泳。備錄云因說革卦曰革是更革之謂到

流豈曰小補之哉這裏須盡翻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與天地同  
家事相似若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止補其罅  
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効之速  
如此想見做出來好只是太籠些又少些如其禮樂以俟  
君子底意思或曰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  
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兩三番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  
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為爐眼

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鼎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無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

心術壞了。聖賢做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著些權變機械。方喚做做事。又况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須是先理會箇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令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在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要先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外。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修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



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  
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  
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  
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  
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  
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于  
路問君子子曰修己以敬曰如斯而已曰修己以安人顏  
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儀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  
如承大祭也所勿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切要之言及  
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  
第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  
者大者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

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  
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  
歎備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而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出否  
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爲王公在喪之稱者恐  
不然淵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  
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  
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可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  
有方雨之吉學履

刑剗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洗濕渾身淵  
六五金鉉只爲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金鉉蓋

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淵

震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而可以為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來虩虩。其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彌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淵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彖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中。方說。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淵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淵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喪了貨貝。又被人趕上高處去。只當

固守便好。六五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六不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人語言。淵

艮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彖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從別錄云極解得好

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腦。故彖言言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略對。方子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肢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德明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物都是妄。然而動斯妄矣。不動

自无妄。淵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止。不  
得見此身之為利為害。才將此身預其間。則道理便壞了。古  
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有只為不見身。方能如此。學履  
良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著一些私  
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句行其庭。不見其人。靜  
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象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  
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是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這依  
舊只是就良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已。外不見人。這兩  
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秋毫。四  
趙共甫問良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其人。  
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物。曰。只是

此理。淵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池本行然行而不失其正。池本  
乃所以為止也。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正。作理

問良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胸次煩擾。則愈見昏昧。  
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履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實輝  
光。日新其德。皆良之象也。艮居外卦者。人而皆吉。履錄云。居  
凡上九。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無咎。上得志也。  
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  
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  
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  
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

恰好。不要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喫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以祛病。而我亦得為醫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備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已。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備

守約問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點檢。未之

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已。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已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若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

用自已意解得不是。若是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天子因何於此。說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解出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爲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亦是他人利見之。非是此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者。多爲占得者設。蓋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之有。屯卦言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蓋是占得此卦者之利耳。晉文公占得屯。豫皆得此辭。後果能得國。若常人占得。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道理。但古者占卜立君。卜大遷。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又問屯何以利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辭復云利建侯。又問如何便是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世之抽籤者。尙多有與所占之事相契。又曰。何以見得易專爲占筮之用。如王用亨於岐山。於西山。皆是亨字。古字多通用。若卜人君欲祭山川。占得此。卽言公用亨於天子。若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近天子耳。凡占若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卽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於卦象上討義。正淳謂二五相應。二五不相應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指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卽有得君之義。不相應。則亦然。昔敬夫爲魏公占得睽之蹇。六爻俱變。此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其占云。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爲甲冑。爲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爲坎。坎

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爲口舌。又悅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爲艮。艮止也。是議和者。亦無所成。未幾魏公旣敗。湯思退亦敗。皆如所占。晉人傑錄見下

伯豐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曰。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背。彖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問莫是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因論彖象文言解得易直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之。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類是也。爻辭只是占得此卦爻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有用也。又如王用亨於岐山。亨字合作亨字。是王者有事於山川之卦。以此推之。皆可見矣。人傑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已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已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

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  
 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  
 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  
 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  
 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  
 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賀孫  
 良其背。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身已。李錄云  
是疼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  
 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李錄云。只  
見那皆不見是張三。與是李四。見義理之當止不  
不知為張問易傳說長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  
三李四

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  
 不畱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襲錄云。凡可欲者皆置在背  
之際。欽夫謂當去之際。二字。今按易傳已無之際。二字。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  
 是如此。伯恭父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見者。眼雖見而  
 心不見。恐無此理。伊川之意。却不如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  
 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程子之意否。曰。李錄有老子之意。是  
 要得使人不見。故溫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李錄云。溫  
見可欲。是防閑民使之不亂。與上文不貴難得之貨相似。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  
 思無欲。李錄云。是使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李錄云。是使  
無思。算無計較。弱其志。是要得人不爭。李錄云。要得強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  
 人解得皆過高了。從周。李錄云。溫公之說。止於如此。後人  
傳之言不同。曼錄云。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  
為也。亦不是易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

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各止其所他道裏却看得止字好。方子淵蓋卿錄互有詳略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已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聞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慢惰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所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回又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

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注如

此解蔡丈說不然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今

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

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

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而袞貨孫亦與上條同開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

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正似只說

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

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

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

三句乃艮其背之効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

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止



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為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良其背上。人多是将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良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學履

問伊川解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說如何。曰。只外物不接。意思亦難理會。尋常如何說這句。某詳伊川之意。當與人交之時。只見道理合當止處。外物之私意。不接於我。曰。某嘗問伯恭來。伯恭之意。亦如此。然據某所見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意思。問先生如何解行其庭。不見其人。曰。如在此坐。只見道理。不見許多人。是也。曰。如此。則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協。曰。固是不協。伊川此處說。恐有可疑處。看象辭

良其止。止其所也。此便是釋良其背之文。

良其止。便是引良其背。經文或背字。

誤作止字。或止字。誤作背字。或以止字解背字。不可知。

伊川於此下解云。聖人所以能

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良其背。恐當只如此說。萬物各有所止。著自家私意不得。良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他人也。

問伊川良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去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象之辭云。良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說良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

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它腦子。便無許多勞攘。

孫夔

問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竊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都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奈何。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佐

艮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始須如此。視箴中知言說。答而養之。終耳順從心。此亦是始終之道。方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灰槁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為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為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

色美物。人固有觀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為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王批云。艮其背。下面象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止。蓋以止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併

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幹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就人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若不動則吉。幹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淵

漸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學履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

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學履。同。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淵

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倘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淵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淵

月幾望。是說陰盛。淵

豐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

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閑句。淵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天下

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下。不可將

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

於人乎。况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

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甚好。曰。是他忒豐大了。這

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

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

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寧中。羣臣劾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

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因陋就簡之說。君臣上

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備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天地是舉其大  
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言。如雨風  
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久而况其小者  
乎。又曰豐卦象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  
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謹保守得日中  
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  
問耳。須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  
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酌酹離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  
宜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却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  
恣地侈泰。方得。所以一而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  
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不行。則明  
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伯羽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  
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學蒙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說如登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際。却  
只是自蔽障闊。或作自是白障礙。學蒙。淵同。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會得九四  
上六爻文義。又與三爻不同。

旅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這旅則甚。淵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淵  
資斧。有做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

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淵

旅六五。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學蒙

巽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淵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曰。非也。一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一不鼓。動詔令之入入。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簡。學。錄云。如命令之無所不至也。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使也是會入物事。

因言丘墓中棺木。能奮動。皆是風吹。蓋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自是可吝。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強。

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淵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日之占模樣。蠱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

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

兌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箇也好。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兌與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爲復是解書到末梢會懶了。看不仔細。爲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亦皆如此無理會。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渙

開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爲聚祖考之精神。而爲享祭之吉占。渙卦旣散而不聚。本象不知何處有可立廟之義。將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祖考之精神。邪。爲復是下卦是坎有幽隱之義。因此象而設立廟之義。邪。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是因此爲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得。

此卦只是卜祭吉。文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他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已私。其

次。須便渙散其小小羣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號令。與

其居積。以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其大

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

有些不穩。却為是六三。不喚做得位。然而某這箇例。只是一

爻互換轉移。無那隔驀兩爻底。

問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曰。是居二為

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

安。如机之安也。六三。是自二往居三。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

四。所以為得位。象辭如此說。未密。若云六三上應上九。為上

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爻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

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三。為得位。是如何。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

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

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羣其

渙。非渙其羣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

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羣。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

天資高。又善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

爻。是以渙濟渙也。

渙其羣。乃取老蕪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羣隊。併做一箇。東坡所謂合小以爲大。合大以爲一。又曰。如太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丘之義。但不知四爻如何當得此義。

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做一大把。東坡說這一爻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爲象。不爲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於

四體也。道夫

散居積。須是在他正位。方可。

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疑。

節

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所匝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秩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人



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

淵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去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淵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為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只寫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

淵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曰。然。又問。觀節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无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所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三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

學履

### 中孚

問中孚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一邊從孚。蓋中所地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

人自信之。學履

中孚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過之。皆是兩字惟絕句。意義更不可曉。學蒙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稀地說。豚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其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著。便須穿鑿。淵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他只

遇著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說去。若遇不齊整底。便說不去。淵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爲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卽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緩死。則能感人心。淵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得恁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

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因云  
 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惹著那實  
 事。某嘗謂說易。如水上打毬。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惹  
 著水。方得。今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胡泳錄云。讀易如水面  
 著水。便不活了。今人都要按  
 從泥裏去。如何看得。學履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係辭中。又說  
 從別處去。淵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  
 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泣喜樂都無  
 常也。學履

小過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鳥翼之象。

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學蒙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  
 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  
 大槩。都是那過低過小底。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  
 大槩。且恁地說。淵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嚴果毅底氣象。淵

小過小者過而亨。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學蒙

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曰。看這象似有羽  
 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鵬鳥之類。學履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  
 是自高處放聲下來。學履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

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貶底意思。熹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學履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學蒙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不可

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面。淵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亦當

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淵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得。所以下兩句。都沒討頭處。又曰。此

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爲上聲。用永貞。便是不可

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

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備

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淵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淵

問叶韻曰。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九三。凶如

何也。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若仍從平聲。位不當也。終不可

長也。便是叶了。六五。已上也。上字作平聲。上六。已亢也。便也

是平聲。疑蓋十一唐中若從側聲。但終不可長也。長字作音

仗。則當字上字亢字皆叶矣。皆在四十一樣韻中

既濟

亭小。當作小亭。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亭。

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淵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亨。只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懼得。常

似今日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意亦是如此。但要說

做亭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只是不好去了。學蒙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淵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

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

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

似左傳時人說話。又曰。夏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學

問三年克之。憊也。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

方。亦不勝其憊矣。曰。言兵不可輕用也。學履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蓋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袷之象

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

盛。上濡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

康節所謂飲酒酌酌。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

思出來。學履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

底人心不寬。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寬。不解如此。淵

既濟初九義无咎也。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音斗

九三換平聲。憊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四有所疑

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大來也。來字音黎。上六何可久也。

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為卦

未濟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淵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

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

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爻。通一

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學履。本注云。士毅本

黃本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蓋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學履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楊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銜哺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裏，有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他這箇說得疏，到他密時，盛水不漏，到他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要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思，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

子欽尚自嫌某說得疏，不知如今煞有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為典要，可見得他散漫。淵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淵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必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淵

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

之制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字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說又曰益

損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倒此卦與既濟

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學蒙

看來未濟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

六五謂其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可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

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曉不得學蒙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竊謂未

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一九四以陽居陰皆當靜守上九則極

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

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學蒙

問始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

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正吉曰也是

如此大槩難曉某解也且備禮依眾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

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

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

不好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水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

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象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是

而今也著與孔子分疏本云只是似這處貴分疏所以有是說

既濟未濟所謂濡尾濡首分明是說野狐過水今孔子解云飲

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是孔子說人便不敢議他人便恁

地不得薦

西齋首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西齋亦不賦其賦其非于德人則不煩辯論人則恐

朱子語類卷七十四

易十

上繫上

繫辭。或言造化以及易。或言易以及造化。不出此理。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交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淺近。聖  
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也無甚意義。聖  
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  
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  
韻底。却去理會十五國風次序相似。  
問第一章第一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易。曰。論其初。  
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  
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之書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



知得易之所謂乾坤者如此。如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所分貴賤者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

舉易以明天地間事。人傑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備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

簡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

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

下面一句說做未畫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

來。淵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說天地造化實體。以明下句是說

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之乾坤定矣。楊氏說得深了。易

中固有屈伸往來之乾坤處。然只是說乾坤之卦。在易則有

乾坤。非是因有天地而始定乾坤。備

天尊地卑章。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

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

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

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謨

卑高以陳。貴賤位矣。此只是上句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

六爻有貴賤之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備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

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備。人傑錄。云方猶事也。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楊氏之說。為方字所拘。此只是物有本末。

事有終始之意。隨其善惡而類聚羣分。善者吉。惡者凶。而吉

凶亦由是而生耳。伊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事物各有類分。故存乎易者。吉有吉類。凶有凶類。備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熹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上是天地之變化。下是易之變化。蓋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化。只進退便是。如自坤而乾。則為進。自乾而坤。則為退。進退在已。變未定之間。若已定。則便是剛柔也。備

問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袞同說。學履錄云。問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為將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曰不必如此分。曰莫分不得。變化

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端。文蔚

問變化是分在天地。上說否。曰。難為分說。變是自陰而陽。自靜而動。化是自陽而陰。自動而靜。漸漸化將去。不見其迹。又曰。橫渠云。變是倏忽之變化。是逐旋不覺化將去。恐易之意不如此說。既而曰。適間說類聚羣分也。未見說到物處。易只是

說一箇陰陽變化。陰陽變化便自有吉凶。下篇說得變化極分曉。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剛柔便是箇骨子。只管恁地變化。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戛。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摩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爲六十四卦底事。盪是有那八卦了。團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謂盪軍。是團轉去殺他。磨轉他底意思。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管摩旋推盪。不曾住。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

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卦。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男成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關捩子才動。那許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此已上。是將造化之實體。對易中之理。此下。便是說易中却有許多物事。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通人物言之。如牡馬之類。在植物亦有男女。如有牡麻。及竹有雌雄之類。皆離陰陽剛柔不得。乾知大始。坤作成物。知者。管也。乾管却大始。大始。卽物生之始。

乾始物而坤成之也。謨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知。曰。此知字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蓋卿

乾知大始。知主之意也。如知縣知州。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乾先發。得有頭腦。特因而為之。故簡節。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義如何。曰。此如說樂著大始。大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

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那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毫釐之間。因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且如前後。前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左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上面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文蔚

問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如何是易簡。曰：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人而言。祖道乾以易知，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凝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健不能也。備

乾德剛健，他做時便通透徹達，攔截障礙他不住。人剛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恁地做時不費力。淵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他只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能陰。只是一箇順。若不順，如何配陽

而生物。淵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冰

問乾坤易簡。曰：易簡只看健順可見。又曰：且以人論之。如健底人，則遇事時便做得去，自然覺易。易只是不難。又如人稟得性順底人，及其作事，便自省事，自然是簡。簡只是不繁。然乾之易，只管得上一截事，到下一截，却屬坤。故易坤只是承乾，故不著做上一截事，只做下面一截。故簡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知便是做起頭，能便是做了。只觀墮然確然，亦可見得易簡之理。備

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繫確然墮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承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

高者視下。可見其險。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爲難。人傑

伯謨問乾坤簡易。曰。易只是要做便做。簡是都不入自家思惟

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

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爲險。自下升上爲阻。故乾無

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質孫

問乾坤易簡。曰。簡字易曉。易字難曉。他是健了。饒本云逐日自

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因行不妨掉

臂。是這樣說話。繫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

又問健不是他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

便自容易。不須安排。曰。順理自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

健自是易。學蒙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

人而言。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

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

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爲。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

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施水。其道至易。坤惟承天以成物。別

無作爲。故其理至簡。其在人。則無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

理而不繁擾。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

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爲賢人之德。是就存主處言。有

功可大。則爲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乾以易知。便是

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故易簡而天下之理得。

則與天地參矣。銖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知大始。坤

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言之。則廓然大公

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否。曰。然。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方行之事也。問恐是下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所分如此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幹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敬仲

問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為

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

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去偽

問如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

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睹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

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睹當。無如何若

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

須是說話。足須是行履。如虎嘯風冽。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

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

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所以為至健。

坤則行到前面。遇著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為順。簡

問易則易知。先作樂易看。今又作容易如何。曰。未到樂易處。礪

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

下面自然如破竹。又曰。這處便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只

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則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

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壑。初不費

氣力。又曰。簡便如順道理而行。却有商量。

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惟易則人自親之。簡則人自從之。蓋

艱阻則自是人親繁碎則自是人親不從人既親附則自然可以久長人既順從則所爲之事自然廣大若其中險深不可測則誰親之做事不繁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當只爲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謨

易繫解易知易從云知則同心從則協力一於內故可久兼於外故可大如何曰既易知則人皆可以同心既易從則人皆可以叶力一於內者謂可久是賢人之德德則得於己者兼於外者謂可大是賢人之業事業則見於外者故爾謨蕭兄問德業曰德者得也得之於心謂之德如得這箇孝則爲孝之德業是做事成頭緒有次第了不然汎汎做只是俗事

更無可守蓋卿

德是得之於心業是事之有頭緒次第者方子

黃子功問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理會這箇得若恁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褊寬博吾不憚焉便是順如剛果奮發謙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



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嘗云。一部論語。只是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如此看。先生默然。文蔚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楊氏可而已之說。亦善。又

問不言聖人。是未及聖人事否。曰。成位乎其中。便是說抵著

聖人。張子所謂盡人道。並立乎天地。以成三才。則盡人道。非

聖人不能。程子之說不可曉。按楊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故

之事賢於人

之賢。帶易簡理得。只是淨淨潔潔。無許多勞擾委曲。端蒙

伯豐問成位乎其中。程子張子二說孰是。曰。此只是說聖人。程

子說不可曉。帶

### 右第一章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箇吉凶

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

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

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

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

思。淵

剛柔相推。是說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雜而為八

卦。在天則剛柔相推。在易則八卦相盪。然皆是易言。一說則

剛柔相推而成八卦。八卦相盪而成六十四卦。帶

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

晝夜之象。四句皆互換往來。乍讀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

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趨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柔而趨乎剛。退自剛而趨乎柔。謨

繫辭一字不胡亂下。只人不子細看。如吉凶者失得之象。四句中間兩句。悔是自凶而向乎吉。吝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是自剛而趨乎柔。又如乾知險。坤知阻。何故乾言險。坤言阻。舊因登山曉得。自上而下來。方見險處。故以乾言。自下而上。方見阻處。故以坤言。淳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始。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苦患難中。必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吝便是凶之漸矣。及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化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剛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爲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竊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鄙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又問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畢竟是向那凶路上去。又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嘗不生於極治。學蒙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自凶而趨吉。吝自

吉而趨凶。夔孫

悔吝。悔是做得過。便有悔。吝是做得這事軟了。下稍無收殺。不及。故有吝。端蒙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節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節

過便悔。不及便吝。節

變化者。進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剛柔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

頭面。故曰變。此亦見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迹也。銖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彖辭多言剛柔。不言陰陽。不知是否。曰。是。銖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如云幽則有鬼神。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又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問此兩句。疑以統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問頃見先生說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亦此意否。曰。然。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

為陰否。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為陽。收回者為陰。入息。如螺螄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出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側

或問變化二字。曰。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而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是秋。為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問。這箇變化字。却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不同。如何。曰。這又別有些意思。是言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蕭

問。本義解吉凶者。失得之象也。一段。下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

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乎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因其所值。以為吉凶之決。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生。在卦爻之中。九六變化無窮。而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曰。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一爻不變。則反以不變者為主。或都全不變。則不變者。又反是變也。學蒙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恐聖人本意。未必不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恐非先儒所及。曰。也。且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幹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居字。是總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曰。然。學履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曰。序是次序。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曰。橫渠謂每

讀每有益。所以可樂。蓋有契於心。則自然樂。帶  
居則觀其象。玩其辭。動則觀其變。玩其占。如何。曰。若是理會不  
得。却如何占得。必是閒常理會得此道理。到用時便占。帶

右第二章

悔吝二義。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趨於凶。而未至  
於凶。又問所謂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  
漸好。知道是錯了。便有進善之理。悔便到无咎。吝者。喑鳴說  
不出。心下不足。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然小疵畢竟  
是小過。帶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猶分辨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睽之類。  
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辭。便艱險。故曰。  
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說與本義異。人傑

齊小大者存乎卦。曰。齊字。又不是整齊。自有箇如準如協字。是  
分辨字。泰為大。否為小。辭有險易。直是吉卦易。凶卦險。泰謙  
之類。說得平易。睽蹇之類。說得艱險。帶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  
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  
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學蒙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吝固是吉凶之小者。介  
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无咎者。本是  
有咎。善補過。則為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咎。當存乎悔爾。悔  
吝在吉凶之間。悔是自凶而趨吉。吝是自吉而之凶。悔吝小  
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也。讀

問卦有小大。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得四卦。

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如夬之類。是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底盡不好底。譬如人光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卽此可見。學履問卦有小大。辭有險易。陽卦爲大。陰卦爲小。觀其爻之所向。而爲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於葛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曾見得他底透。只得隨衆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意。似這處。更移易一字不得。其他處。不能盡見得如此。所以不能盡見得聖人之心。學蒙

右第三章

分章各依本義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之。凡天地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便無縫罅。綸如綸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無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學履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曰。凡天地有許多道理。易上都有。所以與天地齊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又若彌縫之彌。是恁地都無縫底意思。解作徧滿也。不甚似。又曰。天地有不了處。易却彌縫得他。學蒙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如封彌之義。惟其封彌得無縫罅。所以能徧滿也。備

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注云天文則有晝  
夜上下地理則有南北高深不知如何曰晝明夜幽上明下  
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此天文幽明之所以  
然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之南北高深可見此地理幽明之  
所以然又云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是以聚散言  
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學履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是陽地理是陰然各有陰  
陽天之晝是陽夜是陰日是陽月是陰地如高屬陽下屬陰  
平坦屬陽險阻屬陰東南屬陽西北屬陰幽明便是陰陽皆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此易書之理仰觀俯察  
否曰所以仰以觀天文俯以察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幽明  
便是陰陽剛柔凡許多說話只是說一箇陰陽南便是明北  
便是幽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仰觀俯察便皆  
知其故

觀文察變以至知鬼神之情狀皆是言窮理之事直是要知得  
許多然後謂之窮理謨

正卿問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  
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摺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  
之無

問反字如何曰推原其始而反其終謂如方推原其始初却摺  
轉一摺來如回頭之義是反回來觀其終也皆人傑錄云却回頭轉來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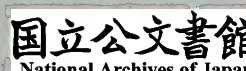
其終精氣爲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魂而氣魄也變則是魂魄相  
離雖獨說遊魂而不言魄而離魄之意自可見矣學蒙

林安卿問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曰。此是兩箇合。一箇離。精氣合。則魂魄凝結而爲物。離則陽已散而陰無所歸。故爲變。精氣爲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人傑。義剛同。

問尹子解遊魂一句爲鬼神。如何。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爲物者。神也。散而爲變者。鬼也。鬼神便有陰陽之分。只於屈伸往來觀之。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遊魂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曉。然精屬陰。氣屬陽。然又自有錯綜底道理。然就一人之身。將來橫看。生便帶著箇死底道理。人身雖是屬陽。而體魄便屬陰。及其死而屬陰。又却是此氣便亦屬陽。蓋死則魂氣上升。而魄形下降。古人說祖落二字。極有義理。便是謂魂魄祖者。魂升於天。落者。魄降於地。只就人身便亦是鬼神。如祭祀求諸陽。便是求其魂。求諸陰。便是求其魄。祭義中。宰我問鬼神一段。說得好。注解得亦好。帶。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是說聖人與天地相似。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無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也不走作。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人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





闡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言兼晝與夜皆知也。

與天地相似。是說聖人第一句汎說。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

是細密底工夫。知便直要周乎萬物。無一物之遺。道直要濟

天下。

知周乎萬物。便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問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曰。此與後

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自不同。此以清濁

言。彼以動靜言。智是先知得較虛。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

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此

兩句。本皆是知之事。蓋不流便是貞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

變處。無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而入變詐矣。

細分之。則旁行是知。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

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自處。三

節各說一理。

旁行而不流。曰。此小變而不失其大常。然前後却有故字。又相

對。此一句突然。易中自時有恁地處。頗難曉。

問樂天知命。云。通上下言之。又曰。聖人之知天命。則異於此。某

竊謂樂天知命。便是說聖人。曰。此一段亦未安。樂天知命。便

是聖人。異者。謂與不知命。無以為君子。自別。

安土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寓而安。篤厚於仁。更無夾雜。

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之理。

問安土敦乎仁。故能愛。曰。此是與上文樂天知命對說。樂天知

命。是知崇。安土敦仁。是禮甲。安是隨所居而安。在在處處皆

安若自家不安。何以能愛敦。只是篤厚。去盡己私。全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方有箇敦厚之意。只是仁而又仁。敦厚於仁。故能愛。惟安土敦仁。則其愛自廣。皆

安土者。隨所寓而安。若自擇安處。便只知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事。故能愛也。法偽

安土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仁。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說。知覺相似。此句說仁最密。淵

範圍天地之化。範是鑄金作範圍。圍是圍裹。如天地之化。都沒箇遮欄。聖人便將天地之道。一如用範來範成箇物。包裹了。試舉一端。如在天。便做成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七十二候之類。以此做箇塗轍。更無過差。此特其小爾。淵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爐金汁。

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入模範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無不各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小德川流。學履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闊大。此亦其一事也。今日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曰。事事物物。無非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言。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之類。皆範圍也。能範圍之。不過。曲成之不遺。方始見得這神無方。易無體。若範圍有不

盡曲成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矣。學蒙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然通是兼通。若通晝不通夜。通生不通死。便是不知。便是神有方。易有體了。

蒙學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字。只是兼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大抵此一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只是言箇陰陽。仁者見之謂之仁。仁亦屬陽。知者見之謂之知。知亦屬陰。此就人氣質有偏處分陰陽。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便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因問尹子鬼神情狀。只是解遊魂爲變一句。卽是將神字。亦作鬼字看了。程張說得甚明白。尹子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曰。尹子見伊川晚。又性質朴鈍。想伊川亦不曾與他說。蒙

神無方而易無體。神便是忽然在陰。又忽然在陽底。易便是或爲陰。或爲陽。如爲春。又爲夏。爲秋。又爲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學履

神無方。易無體。神自是無方。易自是無體。方是四方上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無方。易無體者。或自陰而陽。或自陽而陰。無確定底。故云無體。自與那其體則謂之易不同。各自是說一箇道理。若恁地滾將來說。少間都說不去。他那箇是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這只是說箇陰陽動靜。闢闔剛柔消長。不著這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一字便了。易是變易。陰陽無一日不變。無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說易以道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那陰陽做出來。淵

易無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日異而時不同。淵

右第四章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何以謂之道。曰。當離合看。可學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陽。則是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驥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一闔一闢。謂之變。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也。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也。所以屈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領之。錄

道須是合理與氣看。理是虛底物事。無那氣質。則此理無安頓處。易說一陰一陽之謂道。這便兼理與氣而言。陰陽氣也。一

陰一陽。則是理矣。猶言一闔一闢。謂之變。闔闢非變也。一闔

一闔。則是變也。蓋陰陽非道。所以陰陽者。道也。橫渠言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意亦以虛為理。然虛却不可謂之理。理則虛爾。亦猶敬則虛靜。不可把虛靜。喚作敬。蒙

問本義云。道具於陰而行乎陽。竊意道之大體云云。是則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初。必始於靜。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云云。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面靜底末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處說起。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以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以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以一歲言之。則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恁地滾將去。只是箇陰陽。是孰使之然哉。乃

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之動。為人物。渾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屬陽。氣質既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屬陰。學蒙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去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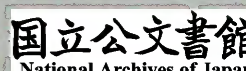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意。屬陰。通書第一章。可見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人傑

一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以為仁義禮智是也。人傑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曰。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事。成之者性。是氣化已後事。去偽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天雅

造化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各正其性命者。為成之者性。幹

繼之者善也。元亨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截事。節繼之者善。方是天理流行之初。人物所資以始。成之者性。則此理各自有箇安頓處。故為人為物。或昏或明。方是定。若是未



有形質則此性是天地之理如何把做人物之性得端蒙

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性便是善可學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椿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器善與性是

道人傑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

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錄

或問成之者性曰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清有汙故珠或全

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理本無是物若譬之

寶珠則却有是物曰譬喻無十分親切底蓋卿

問仁者見之至鮮矣曰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同各以

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流動處便以為

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知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

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道鮮矣學蒙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便是繼之者

善也藏諸用是不可見底便是成之者性也藏諸用是顯諸

仁底骨子正如說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張文定公說事未判

屬陽已判屬陰亦是此意顯諸仁藏諸用亦如元亨利貞管

云是元亨誠之復又曰顯諸仁德之所以盛藏諸用業之所以成譬如一樹一

根生許多枝葉花實此是顯諸仁處及至結實一核成一箇

種子此是藏諸用處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萬物無不具此

理所謂富有也備

顯諸仁藏諸用二句本只是一事藏諸用便在那顯諸仁裏面

正如昨夜說。一故神兩故化。相似。只是一事。顯諸仁。是可見底。藏諸用。是不可見底。顯諸仁。是流行發用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顯諸仁。是千頭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皆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一花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時。共此一樹。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子在魚腹中時。與母共是一箇性命。及子既成。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後。屬陰。便是這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便是成之者性也。天下之事。其燦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是一物。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那貞而已。或曰。正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否。曰。顯諸仁似恕。藏諸用似忠。顯諸仁似貫。藏諸用似一。如水流而爲川。止而爲淵。激而爲波浪。雖所居不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處激處。皆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之心。藏諸用似仁也。惻隱羞惡辭遜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見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既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盛德便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仁藏用成就處也。又

曰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口之能言。手之能執。足之能履。皆是發處也。畢竟怎生會恁地發用。釋氏便將這些子來瞞人。秀才不識。便被瞞。又云。一叢禾。他初生時。共這一株。結成許多苗葉花實。共成一箇性命。及至收成結實。則一粒各成一箇性命。只管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道家修養有納甲之法。皆只用乾坤艮巽震兌六卦。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之說。顯諸仁是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是流行發見底物。正如以穀喻仁。是藏諸用也。及發為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顯諸仁。是用底迹。藏諸用。是仁底心。

問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陰之知也。業之成也。按此問是據未定本竊意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著。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顯諸仁。則是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為性。是業之成也。曰。不如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神字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發生彰露所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處。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是這裏。又曰。元亨利貞。也可作表裏說。所謂流行者。別無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又曰。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了。一件事上自是一箇仁。便



是那業處。又曰：流行時，便是公共一箇。到得成就處，便是各具一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又曰：如此一穗禾，其始只用一箇母子，少間成穀，一箇各自成得一箇。將去種植，一箇又自成一穗，又開枝開葉去。所以下文謂富有之謂大業。又曰：須是去靜坐體認，方可見得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若道有箇物行，又無形影。若道無箇物，又怎生會恁地。

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言造化之理。如聖人，則只是人安得而無憂。謨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淵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曰：明道兩句最好。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爲，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去僞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淵

盛德大業以下，都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雷

盛德大業一章，曰：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地生去，所以接之以生生之謂易。是漸漸說入易上去。乾只略成一箇形象，坤便都呈見出許多法來。到坤處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效字。如效順效忠效力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占出這事，人便依他這箇做，便是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

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只是這一箇物事。周流其間。學蒙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

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許多道理。要做這用。淵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而得之。

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如何。曰。此三句也是緊要。須是看得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已底。業是發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

之謂易。便是體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便只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蘊。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

作易便是如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

包括許多道理。黃孫成象之謂乾。此造化方有些顯露處。效法之謂坤。以法言之。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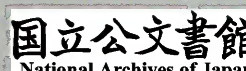
大段詳密矣。效字細看。如效力效誠之效。有陳獻底意思。乾坤只是理。理本無心。自人而觀。猶必待乾之成象。而後坤能

效法。然理自如此。本無相待。且如四時。亦只是自然迭運。春夏生物。初不道要秋冬成之。秋冬成物。又不道成就春夏之

所生。皆是理之所必然者爾。謨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陽底。便是只有

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形之意。已成便屬陰。成象謂如日月星辰在天。亦無箇實形。只是箇懸象如此。乾便略。坤便詳。

效如陳效之效。若今人言效力之類。法是有一成已定之物。可以形狀見者。如條法亦是實有已成之法。雷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仔細詳審了。一箇是一箇模樣。效



猶呈。一似說效犬效羊。效牛效馬。言呈出許多物。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資始資生於此可見。淵

效呈也。如曲禮效犬者左牽之之效。猶言效順。效忠。效力也。蓋乾只是成得箇大象。坤便呈出那法來。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者。效力之效。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人傑

右第五章

夫易廣矣大矣。止靜而正。是無大無小。無物不包。然當體便各具此道理。靜而正。須著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便都有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箇正字。皆

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遠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

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鄙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見足。無所欠缺。只觀之人身便見。見有見足

之見賢遍反。倘

其動也。關大抵陰是兩件。如陰爻兩畫。關是兩開去。翁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論天道。包著地在。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下文有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是容得許多物事。大字實。廣字虛

其靜也。翁。其動也。關。地到冬間。氣都翁聚不開。至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天地。自是兩件物事。陰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為天而靜為地。無此理。正如鬼神之說。備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恁地。淵

乾坤二卦。觀之亦可見。乾畫奇。便見得其靜也。專其動也。直。坤畫耦。便見得其靜也。翕其動也。闢。直卿。端蒙。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有虛之義。如河廣。漢廣之廣。敬仲。

本義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學者請問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明。蓋曰。以形言之。則天包地外。地在天中。所以說天之質大。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却包著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地盡承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天只是一箇物事。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所以說乾一而實。地雖是堅實。然却虛。

所以天之氣。流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所以說坤二而虛。用之云。地形如肺。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故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發育萬物。曰。然。要之。天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殼子。中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地只是一箇物事。中間盡是這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故容得這氣。升降來往。以其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曆家用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便是這氣。都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葭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畧刻不差。又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



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爲四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各有氣相交合曰只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據此則却是陰消於上而陽生於下却見不得天氣下降曰也須是天運一轉則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日自轉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著心腸看始得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箇大底物事以偏滯求他不得個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曰天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進出乎地之中地雖一塊物在

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逆上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去翕闢則是兩箇翕則闢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曰陰偏只是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學履

易不是象乾坤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寒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廣是說他廣闊著得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却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一直大底物事地是廣闊底物有切處有陷處所以說廣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這書書是

載那道理底若死分不得。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淵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淵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人傑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以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來對。謂易之廣大。故可配天地。易之變通。如老陽變陰。老陰變陽。往來變化。故可配四時。陰陽之義。便是日月相似。易簡之善。便如在人之至德。帶

問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否。曰。只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也是易上有這道理。如人心之至德也。學履

林安卿問廣大配天地。配莫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問伊川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良久笑云。向時有箇人出此語。令楊大年對。楊應聲云。小人不能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義剛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是易上所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是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配之義。是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無配之底意。曰。也有些子。分此以合彼意思。欲見其廣大。則於天地乎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

乎觀之。欲知其陰陽之義，則觀於日用可見。欲知其簡易，則觀於聖人之至德可見。

右第六章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踐履事，卑是事事都要踐履過。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廣。禮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著件物事，填教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又曰：地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將去，所以能廣。淵

知崇禮卑一段云：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并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似地。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是要極卑。故無物事無箇禮。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羹之有菜者，用挾。無菜者，不用挾。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不是他特地要恁地。是他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日高。這事也合理。那事也合理。積累得多，業便廣。學蒙。或錄詳見下。

禮極是界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甚麼物事，他盡載了。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無緣更有界於地者也。知却要極其高明，而禮則要極於界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界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挾。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西階，皆不可亂。然不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蓋上西階而先右足，則背却主人。上東階而先左足，則背却客。

目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界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些不到處。這便有所欠闕。業便不廣矣。惟是極界。無所欠闕。所以廣。

知崇禮界。知是知處。禮是行處。知儘要高。行却自近起。可學知識貴乎高明。踐履貴乎著實。知既高明。須放低著實做去。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皆只是說知禮。

知崇禮界。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界。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界之事。賀孫

上文言知崇禮界。崇效天。界法地。人崇其知。須是如天之高。界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界。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言。去偽

成性。猶言見成底性。這性元是好了。但知崇禮界。則成性便存。學蒙

成性只是本來性。節

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泳

成性如名明德。如表德相似。天命都一般。泳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曰。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便



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卓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些子不同。成之者性。便從上說來。言

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只

爭些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意誠相似。賀孫

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只是此性萬善畢具。無有欠闕。故曰成性

成對虧而言。成之者性。則是成就處無非性。猶曰誠斯立焉。

橫渠伊川說成性。似都就人為處說。恐不如此。橫渠有習以

成性底意思。伊川則言成其性存其所存。端蒙

橫渠謂成其性存其存。伊川易傳中亦是存其存。却是遺書中

說作生生之謂易意思好。必大錄云成性如言成就存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存存。便

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及他解易却說成其

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

見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

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他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

行。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衆

人公共底。夔孫

橫渠言成性與古人不同。他所說性。雖是那箇性。然曰成性。則

猶言踐形也。又曰。他是說去氣稟物欲之私。以成其性。道夫

知崇禮界。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

亶亶而繼之以善云云。又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皆是此

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

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已然已成之

性。豈待習而後成邪。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

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備

橫渠知崇天也一段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乎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知知晝而不知夜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而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端蒙

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他言語艱意是如此。夔孫

右第七章

朱子語類卷七十四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五

易十一

上繫下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賾字在說文曰雜亂也古無此字只是噴字今從賾亦是口之義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雖是雜亂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亂之理便與下句天下之至動而不可亂相對。雷

天下之至賾與左傳噴有煩言之噴同那箇從口這箇從臣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賾索隱若與人說話時也須聽他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他那隱底。淵○淳錄云本從口是喧鬧意從臣旁亦然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正是說晝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

畫出一畫。有一箇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樣。學蒙

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風雷之形容。方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二陰之下。則象以雷。一陰在二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意。學蒙

問擬諸其形容者。比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曰。也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風雷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畫卦便是象。也說得好。學蒙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賾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

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一事關著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備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曰。不知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繫辭否。爲復一卦。只是六畫。學蒙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將去否。曰。此是兩件。會是觀衆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都無窒礙。典禮。猶言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升降揖

遜是也。但這箇禮字又說得闊。凡事物之常理皆是。學蒙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自各有會通。且如屯卦初九在卦

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遇險陷。亦屯之義。似

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屯之會聚處。若盤

桓利居貞便是一箇合行底。便是他通處也。學蒙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會是眾理聚處。雖覺得有許多難易窒礙

必於其中却得箇通底道理。謂如庖丁解牛。於族處却批大

卻。導大窾。此是於其筋骨叢聚之所。得其可通之理。故十九

牛而及若新發於硯。且如事理間若不於會處理會。却只見

得一偏。便如何行得通。須是於會處都理會。其間却自有箇

通處。便如脉理相似。到得多處自然通貫得。所以可行其典

禮。蓋會而不通。便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便不知許多曲

直錯雜處。學蒙

問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是說

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學蒙

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得厭惡。然而這都

是道理中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至動而

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

亂。學蒙

先生命二三子說書畢。召蔡仲默及義剛語。小子侍立。先生顧

義剛曰。勞公教之。不廢公讀書否。曰。不廢。因借先生所點六

經。先生曰。被人將去。都無本了。看公於句讀音訓也。大段子

細。那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是音作去聲字。是公以意

讀作去聲。曰。只據東萊音訓讀。此字有三音。或音作入聲。錄

云或音亞或如先生笑曰。便是他們好恁地強說。仲默曰。作

去聲也。似是。先生曰。據某看。只作入聲亦是。池錄云鳥路切於義為近說

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以為惡。池錄云也而今音訓

有全不可曉底。若有兩三音底。便著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

來解。義剛○池錄畧而異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語。水平

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處。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

觀他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他。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

象這箇。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

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他。便是動。淵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凡一言一動。皆於易而擬議之。否

口然。晉

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此變化只就人事

說。擬議只是裁度自家言動。使合此理。變易以從道之意。如

擬議得是便吉。擬議未善。則為凶矣。說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曰。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

皆變化也。學履

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此本是說誠信感

通之理。夫子却專以言行論之。蓋誠信感通莫大於言行。上

文言天下之賾而不敢惡也。言天下之動而不敢亂也。先儒

多以賾字為至妙之意。若如此說。則何以謂之不敢惡。賾只

是一箇雜亂冗闌底意思。言之而不惡者。精粗本末。無不盡

也。賾字與頤字相似。此有互體之意。此間連說互體失記鶴鳴好爵。皆

卦中有此象。諸爻立象。聖人必有所據。非是白撰。但今不可

考耳。到孔子方不說象。如見豕負塗。載鬼一車之類。孔子只說羣疑亡也。便見得上面許多。皆是狐惑可疑之事而已。到後人解說。便多牽強。如十三卦中。重門擊柝。以待暴客。只是豫備之意。却須待用互體。推艮爲門闕。雷震乎外之意。剡木爲矢。弦木爲弧。只爲睽乖。故有威天下之象。亦必待穿鑿附會。就卦中推出制器之義。殊不知卦中。但有此理而已。故孔子各以蓋取諸某卦言之。亦曰其大意云爾。漢書所謂獲一角獸。蓋麟云。皆疑辭也。誤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是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甚遠。否。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下面大槩只說這意。都不解著我有好爵二句。學蒙

其利斷金。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恁

地解。學蒙

### 右第八章

卦雖八而數須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是十者。蓋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爲十。學履

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兩箇意。一與二。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九與十。是奇耦以類相得。一與六合。二與七合。三與八合。四與九合。五與十合。是各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己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己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是各有合。學履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先生舉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張子曰。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只是氣。變化鬼神亦只是氣。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於其間。當

大衍之數五十。著之數五十。著之籌。乃其策也。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淵

大衍之數五十。以天地之數五十有五。除出金木水火土五數。并天一。便用四十九。此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不同。某自謂此說却分曉。三天兩地。則是已虛了天一之數。便只用天三對地二。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亦是五十。以十乘五。亦是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衍之而成十。大衍之而成五十。此又是一說。當

繫辭言著法。大抵只是解其大畧。想別有文字。今不可見。但如天數五。地數五。此是舊文。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是孔子解文。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三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是舊文。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此是孔子解文。分而爲二。是本文。以象兩。是解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皆是本文。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之類。皆解文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孔子則斷之以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孔子則斷之以當萬物之數。於此可見。讓

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算。後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扚。只有這幾句。如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已是添入許多字說他了。又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賀孫揲著法。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說。如分而

為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得古人無這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淵

掛。一歲。右揲。二歲。扚。三歲。一問也。左揲。四歲。扚。五歲。再問也。人傑

揲著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

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太乖。自郭子和始。

奇者。揲之餘為奇。扚者。歸其餘扚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

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扚。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

二。二十八。二十四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

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

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厲錄云。策是條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

策字。厲錄云。只說了。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扚而後掛之說。何如。

曰。他以第一揲扚為扚。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扚。第四揲又掛。

然如此。則無五年再問。厲錄云。則是六年再問也。如某已前排。真箇是五

年再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也。扚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賀孫○厲錄小異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不是萬物盡於此數。只是取象自一而

萬。以萬數來當萬物之數耳。當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散策於君前有誅。龜策弊則埋

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數也。當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說易之

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爻字。只下得易字。淵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一卦。則就上面推看。如乾則推

其為圓。為君。為父之類。是也。學履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妙無形影。因卦詞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可爲。這不可爲。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爲也。又曰。須知得是天理合如此。學蒙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爲。若決之於鬼神。德行便神淵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佑助夫神化之功也。履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矣。此是說著卦之用。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由取決於著。既知吉凶。便可以酬酢事變。神又豈能自說吉凶與人。因有易後方著見。便是易來佑助神也。帶

右第九章

易有聖人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他裏面各有這箇淵

問以言者尙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一恒其德。或承之羞否。曰是。學履

問以言以動以制器。以下筮。這以字。是指以易而言否。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變象是一類。所以下文至精合辭占說。至變合變象說。曰然。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得他言語。方見得他胸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形者。故亦是一類也。學履

用之問以制器者尙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蓋字便是一箇半問半界底字。如取諸離。取諸益。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爲網罟。先有見乎益而後爲耒耜。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

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賀孫

問以卜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曰。不用。則是文勢如此。學履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著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著問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去偽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推之。以言却是命筮之詞。古人亦大段重這命筮之詞。而以言三字義。若拘。若作以易言之。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則不占。只是以其言之義。又於上

下文不順。學蒙。命龜受命龜受命也。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伍謂伍數之。揲著本無三數五數之法。只言交互參考。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三為九。五六三十之類。雖不用以揲著。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線也。誤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三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著添一。做三須著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淵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下之文者。若

卦爻之陳列變態者是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只以經綸天下之事也。人傑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五以數之，譬之三十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了；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相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是如此，又問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思。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却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也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是他數，猶可湊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爲言。如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又多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又少兩箇，兵家謂窺敵制變，欲伍以參。今欲窺敵人之事，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探來，若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參，看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學履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互底意思，譬猶幾箇物事在這邊，逐三箇數，看是幾箇，又逐五箇數，看是幾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是九箇，又少一箇，三箇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大略如此，更須仔細去看。學蒙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莫是揲著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如此，乾對坤，坎對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擊之，莫是合卦劫之數否？曰：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六壓他不得，便當挨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挨上，便是一低一昂。學蒙

手指畫

六

五指

七

四指

八

三指

九

二指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子細但看他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是倫理底義統字是上面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著便謂之統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綜其數便是七八九六六對九七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元本云七下生八為陰八上生九又為陽便是上下為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

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義剛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閔祖

感而遂通感著他卦卦便應他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淨精微這般句說得有些

意思淵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某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

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可學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

研摩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

未有這事。研幾是不待他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

是幽深。通是開通。所以開塞。只為他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

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人。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

開物相似。所以下一旬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

四卦皆是如此。淵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有件

事。深在心。甚玄奧。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

開通其故其下對成務。淵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淵

同惟深也。惟幾惟神也。此是說聖人如此否。曰。是說聖人亦是

易如此。若不深。如何能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黑宰宰地

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箇端緒可

尋。又曰。有路脈線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

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

無之間者也。學崇

問繫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又言以通天下之志。此二

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

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極深研幾。深幾二字。如何。曰。

研幾。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有凶。

有悔有吝。幾微毫釐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

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

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也。正相發明。曰然。幹

右第十章

問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以之卜筮。又能開物成務否。曰然。學蒙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爲書。因卜筮以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爲大作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爲。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他。盡是說爻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單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纔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纔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乾陽在下。爲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良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

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慄戒謹之意則於已爲有益不然亦空言爾謨

是故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只是說著龜若不是著龜如何通之定之斷之到著之德圓而神以下却是從源頭說而未是說卜筮蓋聖人之心具此易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勞作用一毫之私便是洗心卽退藏於密所謂密者只是他人自無可捉摸他處便是寂然不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皆具此道理但未用之著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此言只是譬喻如聖人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聖人既具此理又將此

理復就著龜上發明出來使民亦得前知而用之也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德卽聖人之德又卽卜筮齋戒以神明之聖人自有此理亦用著龜之理以神明之皆

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著與卦以德言爻以義言只是具這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以此洗心者心中渾然此理別無他物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知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處到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

不殺也。漢

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以告人說。但神知字重。貢字輕。却曉不得。學蒙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那易來洗濯自家心了。更沒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人便似那易了。不假著龜而知卜筮。所以說神武而不殺。這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又說箇齋戒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淵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末是說到著卦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物。一似洗得來淨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箇却方是說他理。未到那川處。到下面是以明於天之道。方是說卜筮。淵

以此洗心。都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衆理。潔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爻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看是甚人來。自然撞著。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箇著之德。卦之德。神明其德。淵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如此。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作自己作文看。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心安乎。人傑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他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淵



退藏於密。密是主靜處。萬化出焉者。動中之靜。固是靜。又有大靜。萬化森然者。方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卦所載。聖人所已言者。皆具已見底道理。便是藏往。占得此卦。因此道理以推未來之事。便是知來。管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聖人胸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更無些跡。所謂退藏於密也。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人會恁地。非古人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神武不殺者。聖人於天下。自是所當者。攬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手脚。又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

在有底事。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著然。當其未揲也。都不知揲下來底是陰是陽。是老是少。便是知來底意思。及其成卦了。則事都緝定在上面了。便是藏往。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以下筮而齋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行之神字。便似這神字。猶言吉凶陰若有神明之相。相似。這都不是自家做得。却若神之所為。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聖人於卜筮。其齋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只退聽於鬼神。學蒙

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人傑聖人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見得天道人事。都是這道理。著龜之靈。都包得盡。於是作為

卜筮使人因卜筮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論得到極處。固只是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生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周匝始得。幹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神明民德。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淵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齋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幹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又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幹

神明其德。言卜筮。尊敬也。精明也。方闢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只說理底意思多。知禮成性。橫渠說得別。他道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性而未成。淵

問闢戶之謂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闢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闢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道。發見而未成形謂



之象。成形謂之器。聖人修禮立教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者。便是人生日用。都離他不得。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學蒙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賀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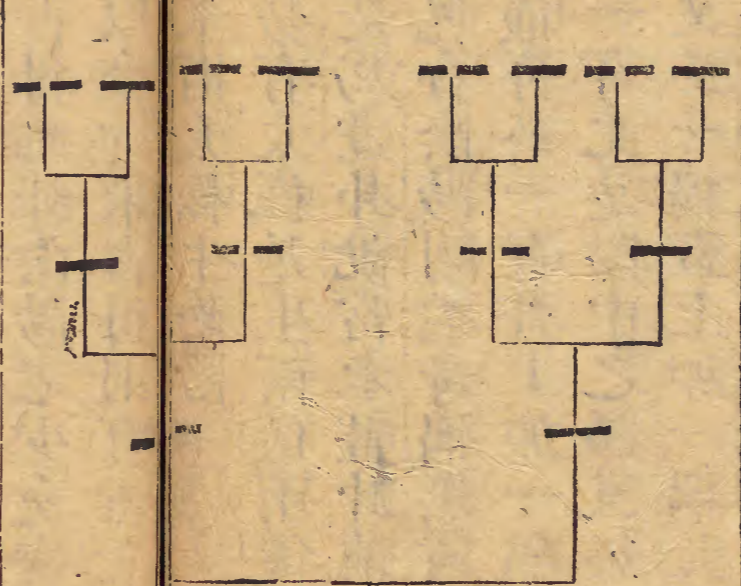
周子康節說太極。和陰陽滾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則陰陽函太極。推其本。則太極生陰陽。學履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此太極。却是爲畫卦說。當未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及各畫一奇一耦。便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畫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或一耦。便是八卦。嘗聞一朋友說。一爲儀。二爲象。三爲卦。四爲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謨○去

明之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曰。易有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是兩儀。儀匹也。兩儀生四象。

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箇陽。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二是一象也。一箇陰。又生一箇陽。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二是一象也。此謂四象。四象生八卦。是這四箇象。生四陰時。便成坎震坤兌四卦。生四箇陽時。便成巽離艮乾四卦。

乾 兌 離 震 巽 坎 艮 坤



太極

每卦變八卦為六十四卦

端蒙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總為六十四。自六十四。總為八卦。自八卦。總為四象。自四象。總為兩儀。自兩儀。總為太極。以物論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屠之有頂。但木之根。浮屠之頂。是有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無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夫太極之所以為太極。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一陰一陽之謂道。指一陰一陽為道。則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太極如一木。生上分而為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

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不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只是到成果實時。又却少歇。不是止到這裏。自合少止。正所謂終始萬物。莫盛乎艮。艮止是生息之意。賀孫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人到疑而不能自明處。往往便放倒。不復能向前。動有疑阻。既有卜筮。知是吉是凶。便自勉勉。住不得。其所以勉勉者。是卜筮成之也。當

右第十二章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曰。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盡。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皆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這又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地。上如何。曰。闢天地甚麼事。此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謂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

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  
卽象也。辭卽爻也。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  
有何物。神而明之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  
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  
自極天下之賾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  
說入至約處。然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學履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亦是言  
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不足以盡言。故因繫辭以盡  
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以盡  
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  
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  
曉不得他那處是偽。如下云。中心疑者其辭支。誣善之人其

辭游也。不知如何是支。是游。不知那卦上見得。沈思久之。曰。  
看來情偽。只是箇好不好。如剝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  
不好底情。便是偽。如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學蒙

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  
推而見於事否。曰。是。學蒙

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爲卜筮  
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有所興作。不知  
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  
亶者。莫大乎蓍龜。猶催迫天下之人。勉之爲善相似。漢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爲之。品  
節防範。以爲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  
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便無所用力。自是聖人教化

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如此。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巫其舞之盡神者。巫從工。兩邊人字。是取象其舞。巫者託神。如舞雩之類。皆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於神明。

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只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了。幹

鼓之舞之以盡神。鼓舞有發動之意。亦只如成天下之亶亶之義。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管乾坤其易之緼。何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正是如此取義。易是包著此理。乾坤即是易之體骨耳。管○人傑錄云緼如

緼袍之緼是筒胎骨子

問乾坤其易之緼。曰。緼是袍中之胎骨子。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學蒙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矣。乾坤只是說二卦。此易只是說易之書。與天地定位。易行乎其中之易不同。行乎其中者。却是說易之道理。管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是說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學蒙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易行

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况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不必如此說。蓋卿

乾坤毀。此乾坤只言卦。方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著求卦。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若前說較平。淵

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易體也。乾坤健順用也。方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

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又曰。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實。便是器。淵

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謨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物必有則。賀孫

形而上謂道。形而下謂器。這箇在人看始得。指器為道。固不得。離器於道。亦不得。且如此火。是器。自有道在裏。夔孫

形而上者。指理而言。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事物物。皆有其



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卽事卽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己有益。爲人君止於仁。爲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漢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須著如此說。曰。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須著如此說。形而上者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遺乎道處。如爲君。須止於仁。這是道理合如此。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賀孫

問如何分形器。曰。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

陰陽如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暖生殺。皆見得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祖道

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卽形器之本體。而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則謂之道。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只是裁行措這箇道。曰是。

問化而裁之謂之變。曰。化是漸漸移將去。截斷處便是變。且如一日是化。三十日截斷做一月。便是變。又曰。最是律管長短可見。胡泳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爲。變是變了他。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須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

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底事，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是到那三十時便立，須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去這裏說做化而裁之，便是這意。柔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義，亦與鬼神屈伸意相似。淵。方子錄云：陽化而為陰，只恁消其勢浸長，便覺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變化二者不同，化是漸化，如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如自今日至來日，則謂之變，變是頓斷，有可見處。橫渠說化而裁之一段好。留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箇疊疊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已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幹問化而裁之謂之變，又云存乎變，是如何。曰：止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說變處，見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至三十日，便是化，到這三十日，截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此便是化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學履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備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



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兩爻。自此之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而推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乾乾不息。則是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管

化而裁之。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義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行之。履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意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通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無悔。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處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貧賤富貴。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榦

右第十二章



爻象而言否曰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  
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  
處如五爻變一爻不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  
者便是動處也學履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剛柔者  
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剛變為柔柔變  
為剛便是變通之用帶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  
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變通只是其往  
來者學履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相勝一  
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是一定住在這

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  
如此與利貞之貞一般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別  
他說道貞便能勝得他如此則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  
只是說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  
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妙天地  
間不陡頓恁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物事在這裏相生相尅  
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他便都是賊了五賊  
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略  
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淵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曰貞是常恁地便是他  
本相如此猶言附于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  
陰符云自然之道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極說

得妙。靜能生動。浸是漸漸。地消去。又漸漸。地長。天地之道。便是常。恁地示人。陰符經云。天地萬物之道。浸故陰陽。勝陰陽相推而變化順矣。學蒙。

貞常也。陰陽常只是相勝。如子以前。便是夜勝。晝。子以後。便是晝勝。夜。觀是示人不窮。貞夫一者也。天下常只是有一箇道理。又曰。須是看教字義分明。方看得下落。說也只說得到。偏傍近處。貞便是他體處。常常如此。所以說利貞者。性情也。礪

貞只是常。吉凶常相勝。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

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處。特然好。又蔚  
問吉凶貞勝一段。橫渠說何如。曰。說真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但不曾發出貞勝之理。蓋吉凶二義。無兩立之理。迭相為勝。非吉勝凶。則凶勝吉矣。故吉凶常相勝。人傑錄云。所以訓貞字。作常者。真是正固。只一正字。盡貞字義。不得故又著一固字。謂此雖是正。又須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在五常屬智。孟子所謂知之。實知斯立者。弗去是也。正是知之。固是守之。徒知之而不能守之。則不可。須是知之。又固守之。蓋貞屬冬。大抵北方必有兩件事。皆如此。莫非自然。言之可笑。如朱雀青龍白虎。只一物。至玄武。便龜蛇二物。謂如冬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

年。後四十五日。便屬明年。夜分子時前四刻。屬今日。後四刻

卽屬來日耳。備○人傑錄略

問張子貞勝之說曰。此雖非經意。然其說自好。便只行得他底。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一時有與經意稍遠。然其說底自是一說。自有用處。不可廢也。不特後人。古來已如此。如元亨利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於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辭。當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當看孔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是。一說為非。備

問爻者效此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又看來只是交變之義。卦分明是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像此效此。此便是乾坤象。只是像其奇耦。學蒙

先生問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或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揲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學履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學履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大德曰生。此不是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得。淵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尚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淵問人君臨天下。大小大事。只言理財正辭如何。曰。是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無財何以養之。有財不能理。又不得正辭。便只是分別是非。又曰。教化便在正辭裏面。學履

理財正辭禁非是三事大槩是辨別是非理財言你底還你我  
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不是底說不是猶所謂正名淵

右第一章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闕祖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是河圖洛書也則是陰陽粗說時卽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恁逼拶他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他淵

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雖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

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數龍脊上有八十一鱗陽數龍不曾

見鯉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插四段共成八段子八段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段者五行也兩邊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背陰處必虛軟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陽字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謂二十八宿也○淵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總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意思曰入曰麗曰悅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性情盡淵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恁地。澤○可學錄云蓋字有義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箇幾卦也是難曉。淵

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賀孫

上古繩結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攷者正緣無年號所以事無統紀難記如云某年王某月箇箇相似無理會處及漢既建年號於是事乃各有紀厲而可記今有年號猶自姦偽百出若只寫一年二年

三年則官司詞訟簿曆憑何而決少間都無理會處嘗見前輩說有兩家爭田地甲家買在元祐幾年乙家買在前甲家遂將元字改擦作嘉字乙家則將出文字又在嘉祐之先甲家遂又將嘉祐字塗擦作皇祐有年號了猶自被人如此無後如何。淵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凡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淵

右第二章

林安卿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是解象字材又是解象字末句意亦然。義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須將來寄搭在上面說。淵

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學履

右第三章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淵

右第四章

天下何思何慮一句。便是先打破那箇思字。却說同歸殊塗。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往來。而爲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能伸也。今之爲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乎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謨

問天下同歸殊塗。一致百慮。何不云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如此。學蒙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來暑往者用。有體則有用。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節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節

問天下同歸而殊塗一章。言萬變雖不同。然皆是一理之中。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則不信得身。龍蛇若不蟄。則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義入神。疑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亦疑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不有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

學蒙

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尺蠖之屈以求信龍蛇之蟄以藏身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  
身以崇德大凡這箇都是一屈一信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  
闔一闢大底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  
是這道理

或問尺蠖之屈以求信也伊川說是感應如何曰屈一屈便感  
得那信底信又感得那屈底如呼吸出入往來皆是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絲忽之  
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得利而身安乃

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  
內事豫吾內言曾到這裏面來

淵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必思致用底是事功  
是効驗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面出來

然也有這箇意思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

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

窮神知化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  
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

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  
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云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

故不測。這說得甚分曉。淵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謂石不能動底物。學蒙錄作挨

事自是不須去動他。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學蒙錄云且

力不得處。若只管著力去。做少間。做不成。他人却道自家曰。無能便是辱了。或曰若在其位。則只得做。曰自是如此。

爻意謂不可做底。便不可入頭去做。學蒙錄詳

公用射隼。孔子是發出言外意。學蒙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

保。是以亡。亂者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某舊

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意。

則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其畏謹者。又縮

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不曉得那幾。若知幾。則自

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

則便近於諂。下交貴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

與瀆相近。只爭些子。便至於流也。備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字。只爭些子。

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顯然。道理也。易見。惟

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

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

諂底意思。在裏。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

諂。近瀆。便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備

蓋人之情。上交必諂。下交必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而察之。

非知幾者莫能。上交著些取奉之心下交便有傲慢之心皆是也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便是要就幾微處理會。賀孫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見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賀孫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學履

問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其說如何。曰。也好看。來只作四件事亦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不知。以為萬民之望也。學蒙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又曰。殆是危。殆者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為因。上文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今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今人亦有說道。知得這箇道理。及事到面前。又却只隨私欲做將去。前所知者。都自忘了。只為是不曾知。銖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至清之水。纖芥必見。蓋卿

天地氤氳。言氣化也。男女構精。言形化也。端蒙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網緼。若不專

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化而言。草木是也。簡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箇。方得

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是兩箇。便專一。一

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初與二。三與上。四與

五。皆兩相與。自說得好。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學蒙

橫渠云。艮三索而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而得女。坤道之所

成。所以損有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右第五章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是易。

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

闔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淵

問乾坤易之門。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出。如兩儀生四象。只

管生出邪。為是取闔闢之義邪。曰。只是取闔闢之義。六十四

卦。只是這一箇陰陽闔闢而成。但看他下文云。乾陽物也。坤

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見得只是這兩箇。學蒙

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道夫

天地之撰。撰卽是說他做處。淵。○管錄云。撰是所為。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曰。他後

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看來只是謂卦名。又曰。繫辭

自此以後皆難曉。學蒙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何。曰。但

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淵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有了。只是未曾經歷

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如箕子之明夷。如入於左腹。獲明夷之心。於出門庭。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淵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陽消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備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如天地

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變。亦皆在這上。

曰是。學蒙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上面尋

其不可見底。教人知得。又曰。如顯道神德行相似。學蒙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見者。微

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麤底。然皆出於道義

之蘊。潛龍勿用。顯也。陽在微顯所以闡幽。闡幽所以微顯。只

是一箇物事。備

將那道理來事物上與人看。就那事物上推出那裏面有這道

理。微顯闡幽。

右第六章

因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

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

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

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

必矣。履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困而通。則可辨

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辯其非。損是懲忿窒慾。益是修德益令

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

心入那事裏面去。順他道理。方能制事。方能行權。若心麤。只

從事皮膚上綽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學蒙

三陳九卦，初無他意。觀上面共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見這幾卦，有這箇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睽蹇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淵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曰：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耳。天下道理，只在聖人口頭，開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因為

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於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合此數也。尤泥而不通矣。既論九卦之後，因言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者之病：本界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此今日談經之大患也。蓋刪

三說九卦，是聖人因上面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深泥。如困德之辯，若說蹇屯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抵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楊子雲太玄：一爻吉，一爻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爻吉，夜爻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



吉。他卦以陽居陽或不為吉。此卦以陰居陰則凶。他卦以陰居陰或不為凶。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方子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巽多作斷制之象。蓋巽字之義，非順所能盡，乃順而能入之義。謂巽一陰入在二陽之下。

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備

問井德之地。曰：井有本，故澤及於物，而井未嘗動。故曰居其所而遷。如人有德而後能施以及人，然其德性未嘗動也。井以

辨義，如人有德而其施見於物，自有斟酌裁度。備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其與之

及三年。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

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和。如萬物到秋，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道

裏，若不得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以為易也。蓋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家物

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因困卦說澤無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以困彖曰：險以說，困而不

失其所亨。其惟君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

怨尤矣。井居其所而遷，非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出去，利物，井以辨義，辨義謂安而能慮。蓋守得自家先定，方能辨

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界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

事蓋異一陰在下。二陽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者於已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異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異之道也。異德之制也。異以行權。都是此意。備

問異稱而隱。曰。以異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又問異有優游異入之義。權是仁精義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異是入細底意。說在九卦之後。是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某前時以稱揚為說錯了。學蒙

問異稱而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

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問於齊楚與。竭力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遷國以圖存者。權也。効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著用經字。備

問井以辨義。曰。只是井居其所而遷。大小多寡。施之各當。營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動底地頭。一本云是指那不動之處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有截斷眾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

逐流句也。如復其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眾流句也。備

才問巽以行權。曰。權之用便是如此。見得道理精熟後。於物之精微委曲處無處不入。所以說巽以行權。備

問巽以行權。權是透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不入。又問巽稱而隱。隱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文蔚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曰。不須如此說。巽只是柔順。低心下意底氣象。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如何行得。此外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蓋卿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底做。却不成行權。淵

### 右第七章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學蒙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這爻了。吉凶自定。便是有典常。淵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楊雄太玄。却是可為典要。

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晝。三百五十四贊。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陰居陰爻而吉底。又有凶底。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也。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淵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時也解得去。但不曉其意。是說甚底。

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常猶言常理。學蒙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慙地戒懼。淵

右第八章

其初難知，至非其中爻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他意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不利遠者也。曉不得。學蒙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曰：這樣處曉不得，某常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屯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來此說亦不可廢。學履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君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強毅剛果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無咎也。是恁地說。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無位，然本是貴重，所謂貴而無位。高而無民，在人君則為天子，父天子師，在他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所以為貴也。銖

右第九章

問道有變動，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文。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變動，所以謂之爻。爻中自有

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爲物。而今亡矣。這箇物是那列貴賤辨尊卑底。物相雜故曰文。如有君又有臣。便爲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爻。又有陽爻。相間錯則爲文。若有陰無陽。有陽無陰。如何得有文。學履

右第十章

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者能使之安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是約要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是要恁地要平聲。是這裏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右第十一章

或問乾是至健不息之物。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爲其病。自然足以進之。而無難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是我至健順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聖人作易之意。觀上文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至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但是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如冒險前進。必陷於險。是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

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視下。見下之險。故不敢行。阻是自下觀上。為上所阻。故不敢進。備。學履錄少異。

問未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至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他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要跳下來。必跌殺。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就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他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却硬要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他當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他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備。

乾天下之至健。更著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險。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撞向前。自別有一箇路去。如舜之知子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曰：這只是說剛健之

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物事都大。敬子云。如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是有道以處之。這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他。問如此則乾之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他是至健底物。自是見那物事底。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下而視上。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去。安足為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恁從上面搗將下。此又非所以為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為坤。

所說險阻與本義異。個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低意思。自上而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徼倖之人。雖知險阻。而猶

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以知險阻。簡

問乾常易以知險。坤常簡以知阻。曰。乾健則看什麼物。都刺辣。

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又是順。如上壁相似。上不

得自是住了。後復云。前說差了。乾雖至健。知得險了。却不下去。坤雖至順。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事言之。

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或錄云。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為常易。學蒙。

又說知險知阻。曰。舊因登山而知之。自上而下。則所見為險。自

下而上。則所向為阻。蓋乾則自上而下。坤則自下而上。健則

遇險亦易。順則遇阻亦簡。然易則可以濟險。而簡亦有可涉

阻之理。簡

因登山而得乾坤險阻之說。尋常將險阻作一箇意思。其實自

高而下。愈覺其險。乾以險言者如此。自下而升。自是阻礙在

前。坤以阻言者如此。謨

自山下上山為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為險。故指乾而

言。敬仲

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樣事。夫乾夫坤一段也。似上面知

大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

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慮。直是子細。這箇屬陰。定吉凶

是陽。成疊疊是陰。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

定時。人自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他自勉勉做將去。

所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重濁

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疊疊是做將去。淵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

研諸慮。有作為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疊疊。坤也。事之

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疊疊。



所以爲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謨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凡事見得通透了。自然歡說。既說諸心。是理會得了。於事上便審一審。便是研諸慮。研是更去研磨。定天下之吉凶。是剖判得這事。成天下之亹亹。是做得這事業。學蒙

問變化云爲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曰。上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則爲變化。在人事則爲云爲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如此。故於變化云爲。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是凡見於有形之實事者。皆爲器否。曰。易中器字。是凡

地說 學履

變化云爲。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方有箇禎祥。這便占得他。如中庸言必有禎祥。見乎著龜之類。吉事有祥。凶事亦有。淵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

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如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淵

百姓與能。與字去聲。他無知。因卜筮。便會做得事。便是與能。人

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卿士庶人相似學蒙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學蒙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一段竊疑自吉凶可見矣

而上只是總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言而下則專就

人占時上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

且吝是如何曰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

見得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

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

為隣近則有害矣又問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

動與世不相干則不能為害惟是處世應世則能為害否曰

恐是這樣意思學履

中心疑者其辭支中心疑故不敢說殺其辭支者如木之有枝

朱開兩岐去德輔云思曰睿學而不思則罔蓋亦弗思而已矣

豈有不可思維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維則聖人著書立言

於後世何用德輔

贊於神右第十二章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明神明身

贊也聖人用於字忌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此却是說

見助於神明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那贊命與神明這只是道地為

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天做卦

生著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後人故

用則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

朱子語類卷七十六

朱子語類卷七十六

二十一

人所以象合至大其守者其...  
而上只是能說易言所載如此日變動以辨...  
人古時下說曰然又問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  
且春是知何以此就是指占法而言古人占法...  
見得象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為事惟聖人不...  
能相及如一箇凶人在五初四之外安能害自...  
為時或策十二章又問此如個人古法...  
然此世何用神不能為害惟是克世...  
豈肯不可思議之理曰固是若不可思議與聖人...  
問兩刻去謝神云思曰睿學而不思限固蓋亦...  
朱子語類卷第七十七

周易十三

說卦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明神明所  
贊也聖人用於字恁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神明此却是說  
見助於神明淵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那贊命於神明這只就道他為  
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淵  
生著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人做筮  
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剛柔四字陰陽  
指二老剛柔指二少淵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如何曰

如此只是三天兩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者。參而三之。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員而言。則七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員而言。參兩如天之員徑一。則以圍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圍四而兩之。否曰然。幹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參之則為九。此天之數也。陽道常饒。陰道常乏。地之數不能為三。止於兩而已。三而兩之為六。故六為坤。

去偽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為三。一箇地。兩之為二。三三為

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其二為八。兩其二。一其三為七。二老

為陰陽。二少為柔剛。參不是三之數。是往參焉之參。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

二柔。按下二爻於三極為地。三仁而四義。按中二爻於三極為人。五陽而上陰。按

二爻於三極為天。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

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少於陽。氣理

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至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揲著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物事。自

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從而兩之。雖然

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

事挨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

箇三數物事倚在此。成九。兩亦如之。淵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從此起。此與大衍之

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也。合得一箇

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淵

天下之數。都只始於三二。謂如陽數九。只是三三而九之。陰數

六。只是三二而六之。故孔子云。參天兩地而倚數。此數之本也。康節却云。非天地之正數。是他見得不盡。康節却以四爲數。端蒙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來。有人說參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淵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著數上觀否。曰。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學履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卦時。未曉得是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少陰。那是老陽少陽。淵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言之。則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似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卦言之。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之類。翰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自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因字之義如何。曰。卦爻因儀象而生。立即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否。曰。然。錄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曰。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曰。是易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

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學履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底。上一句是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般字。改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字都不妨。淵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如此。後人說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意思。皆是自淺至深。淵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他。所以要窮理。忠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教人窮理。循理。淵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到盡處。如能事父。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闕祖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之源。淵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淵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也。人傑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能窮理盡性了。方至於命。淳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曰：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合將做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豈與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著工夫。窮得理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去偽

或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之說如何。曰：理性命只是一物。故知則皆知。盡則皆盡。不可以次序言。但知與盡却有次第耳。

伯豐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爲子知所以孝。爲臣知所以忠。此窮理也。爲子能孝。爲臣能忠。此盡性也。能窮此理。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拖脚。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也。

至命是說天之所以予我者耳。昔嘗與人論舜事。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人父子者定。知此者是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然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仁義。便是性中

有這箇物事。

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淵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爲兩儀四象八卦也。只是這道理。六畫而成卦也。只是這道理。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

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是天。中兩畫是人。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三是天。五與二爲人。四與初爲地。問以八卦言之。則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便是人之仁。二便是人之義。四便是地之柔。初便是地之剛。幹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爲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爲須著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亦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交椅之理。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

何謂一。曰。一如一闔一闢謂之變。只是一陰了又一陽。此便是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淳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以氣言。立地之道曰柔與剛。是以質言。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以理言。端蒙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淵

問仁是柔。如何却屬乎剛。義是剛。如何却屬乎柔。曰。蓋仁本是柔底物事。發出來却剛。但看萬物發生時。便自恁地奮迅出來。有剛底意思。義本是剛底物事。發出來却柔。但看萬物肅殺時。便恁地收斂憔悴。有柔底意思。如人春夏間陽勝。却有懈怠處。秋冬間陰勝。却有健實處。又問楊子雲君子於仁也。



柔於義也。剛如何。曰：仁體柔而用剛。義體剛而用柔。銖曰：此豈所謂陽根陰、陰根陽耶。曰：然。銖

陰陽剛柔仁義。看來當日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這見得陽舒陰斂。仁屬陽。義屬陰處。淵

晏問如何以仁比剛。曰：人施恩惠時。心自是直。無疑憚心。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有一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則氣收而漸衰。自是柔。學蒙

兼三才而兩之。兼貫通也。通貫是理本如此。兩之者。陰陽剛柔仁義也。方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又各加一箇為兩。方子

問分陰分陽。迭用柔剛。陰陽剛柔。只是一理。兼而舉之否。曰：然。幹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泉為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學蒙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為灌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數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備

射猶犯也。人傑射一音亦。是不相厭之意。一音食。是不相害。水火本相殺滅。用

一物隔著却相爲用。此二義皆通。學蒙

問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石。水火與風雷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通氣相薄之文相類。不知如何。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害而明其相應也。韓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看來。恁地方交錯成六十四。淵

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學蒙

雷以動之。以下四句取象義多。故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取卦義多。故以卦言。又曰。喚山以止之。又不得。只得云艮以止之。學蒙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坤以藏之。却恁地說得好。淵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淵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爲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地。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裏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於此。去安存慰勞他。學蒙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抵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乃居西北。故曰

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幹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有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幹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淵

艮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也。猶春冬之交。故其位在東北。方子

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如此。然生育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

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曰。竊恐著一句神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幹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坤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淵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淵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復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

震東兌西。若卦畫則不可移換。方子水火相逮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羲卦。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此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箇道理。淵

震一索而得男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揲著看。揲著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與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次序言也。淵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又曰非。震一索而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謂就坤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揲著求卦。求得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巽。學蒙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策。若謂

少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淵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寒為冰。淵

為乾卦。其究為躁卦。此卦是與下一爻變則為乾。便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與反為震。震為決躁。故為躁卦。此亦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恁地逐段理會得來。也無意思。淵

至之問艮。何以為手。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曰。也只是大槩略恁地。安卿說麻衣以艮為鼻。曰。鼻者面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亦各有取象。又問麻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為股。先生蹙眉曰。亂道如此之甚。義剛

序卦

問序卦或以爲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沙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謂之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之義。喚作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事夾雜。有在裏面。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幹序卦自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爲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爲始終。下經便當川艮兌巽震爲始終。淵

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卽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以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又更須進一步也。幹

問禮義有所錯。錯字陸氏兩音如何。曰。只是作措字。謂禮義有所施設耳。帶

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漫意。問如縱弛之類。曰。然。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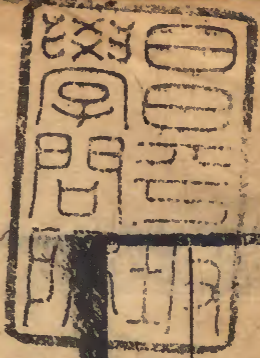
雜卦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淵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  
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也曉不得。又  
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  
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以卦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  
臨下。觀自下而觀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  
聲。噬嗑食也。賁無色也。義雖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以謙抑。  
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謙輕而豫怠。輕是界小之義。豫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六冥  
豫是也。去偽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得之。成都隱者見  
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方讀易。有籬桶人以此問伊川。伊  
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雜  
書。所以被他說動了。



文化西

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謙而後忘輕是界小之義深是悅之極便放倒了如上下六

伊川說未濟男之氣為王陽夫指以為斯義得之成都隱者

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洛也方讀易有雜補人以此問伊川

書也以此為難。陽夫位火珠林上已有伊川不曾看



